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九

七至



詳校官主事銜_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二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音公蓋反

明經為郡文學以

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効奏衛

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

師古曰過殿門不下

也車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以實也

左遷為衛司馬

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

有衛屯司馬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

使市買

師古曰繇讀與徭同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

衛者

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劉敞曰按此文錯亂

本當云寬饒視事

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

門上謁辭

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尚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

書責問衛尉

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

由是衛官不

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軌上奏辭

如淳曰天

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馬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

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

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

冠大冠帶長劍

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

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

卒

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

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

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師古曰更猶令言上番也音工衛反

宣帝嘉之以寬

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多所稱舉貶黜奉

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

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

師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

公卿

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

師古曰繇讀與

徭同供徭役及為使而來者

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

師古曰許伯皇太子

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

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

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詘

也鄉讀曰嚮

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廼

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

目卑下之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立欲反下音胡稼反○宋祁曰笑或作嘆

酒酣樂作長

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

師古曰沐猴獼猴

坐皆大

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

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宋祁曰坐字下疑有者字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

師古

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

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

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

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廼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

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半以給吏民為

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蘇林曰子自行戍不

取代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在位及貴戚

人與為怨

師古曰人皆怨之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

師古曰奸音干

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

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

○宋祁曰庸疑

是庶字浙本作庸

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

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

彊禦

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

故命君

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

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

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

術各有制度

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

今君不務循職而已

宋

祁曰循一作修

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

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

師古曰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

而慕子胥之末行

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

用

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不

測謂深也

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

師古曰挺然直

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

說未盡宋祁曰注文

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師古曰烝

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以自全不至亡身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

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

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

師古曰寢漸也

以刑餘為

周召

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

以法律為詩

書

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

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

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

不道

師古曰禪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

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

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

上

書頌寬饒曰

師古曰頌謂稱其美○劉奉世曰頌讀如尚書自訟之訟

臣聞山有猛

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

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

張之託

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

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

上書陳

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

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

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濶逢諸葛師古

曰言間者何久濶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

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

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

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

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

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

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

也又迫年歲哀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

師古曰卒讀曰

猝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

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

食祿俸而已

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

於都市編書其罪

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

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

然後却就斧鉞之誅

師古曰却退也○宋祁曰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卻

誠臣所

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

師古曰刎斷也音吻

今

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

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

天

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

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

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

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

載物無不容

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

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

師古曰善善褒賞善

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顓與專同

免處中和

○宋祁曰免越本作勉

順

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宴

師古曰懣音滿

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

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

師古

曰並解

隱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

桓公所殺○宋祁曰注文

叔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衛成公

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宋祁曰注文叔武弟下疑有

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

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

然猶不

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

誅以顯君

師古曰蒙被也

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

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

師古曰雍讀曰壅

忠臣沮心

智士杜口

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

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

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

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廼制詔御史

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

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

作苛暴

○宋祁曰
修疑作循

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

尉不內省諸已

師古曰
省察也

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

師古曰
舉言其

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

言

師古曰前言謂舉堪猛之美
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

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

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人也舉孝廉為襄贛令

蘇林曰贛音肥東海縣也

上

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

然猶君臣

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

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師古曰窈窕幽閑也

以承宗廟順神祇心

塞天下望

師古曰塞滿也

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

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

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

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

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

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

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

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

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

師古曰漢書舊儀掖

庭詔獄令丞官者為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之主理婦人女官也

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孟康曰中

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劉奉世曰按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

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

師古

曰狷急然後百僚在位

○宋祁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刪當作使百僚在位

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

讐

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調古諂字

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

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

師古曰卓高遠

也詭異於衆也

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

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

朝廷體

○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而字體字上有之字浙本無

獨觸忌諱不足深

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衆共之

師古

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宋祁曰衆共之衆字上疑有與字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

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

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實鐸犢及實其聲相

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止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實弊也

今天心未豫

張晏曰豫悅豫也

災

異屢降水旱迭臻

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

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

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

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

師古曰著明也

天下不可戶

曉

師古曰言不可家曉諭之也

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

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

亟而折傷之暴

師古曰亟急也

人有懼心

師古曰人皆懼也

精銳銷與

蘇林曰與弱也

師

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

古曰與音乃喚反

廣德美之風也

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

臣等竊

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徙繫輔共工獄

蘇林曰考工也

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

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師古曰女嫁王家男

又娶也

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

師古

曰貢禹也

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如淳曰丞相大

車屬如今

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

師古曰同門謂

同師也

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

上笑曰我識

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宗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

師古曰孔鄉侯傳晏也高武侯傳喜也

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心

○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

非傳氏之福也臣聞

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

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

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夭喪無能壽考也

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

師古曰蚤古早

字

此皆犯陰之害也

○宋祁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

臣願以身命當國

咎崇因持詔書案起

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

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

師古

曰顓與專同

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養育免

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

師古曰道讀曰導

惠澤茂焉

師古曰茂

美也欲報之德皞天罔極

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吳

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
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韓字與昊同

前追號皇太太

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

師古曰殊異也慙愧也音

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

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宋祁曰產字下疑有弟字

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

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

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數以職事見責

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

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

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

崇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師古曰言至清也

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

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

師古曰鄆音偃

以明經為郡吏御

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

師古曰除謂修

飾掃設儲侍

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侍音丈紀反

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師古

曰固者謂再三留之

心內不平

師古曰恨其去也

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

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

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

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何前後不相副也

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

師古曰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

士安得獨自高前日

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

師古曰文謂書也

禮有來學義無往

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

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

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

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

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弟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

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

師古曰渠大也

遣歸田里自効矯制

奏商為亂首

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

春秋

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

師古

曰縱放也

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

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

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

數百頃

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贍反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

澤略皆開發

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摠謂為草田占云

新自

上書願以入縣官

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

有詔郡

平田予直

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直也

錢有貴一萬萬以上

師古曰增於時

價

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

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

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

騎將軍

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

會益州蠻夷犯法已蜀頗不安

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

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徵為京兆尹故

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

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

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

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

其人乎

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

文印曰無其人不

空受職

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

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

寶曰其次

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

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

狸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

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

郤

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商事也郤與隙同

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

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

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

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

知其有故因

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

師古曰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

師古曰誣謗也

即度穉

季而譴它事

李奇曰過度不治罪

衆口謹譁終身自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規實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

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

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

因文所厚自陳如此

師古曰其言恐懼改節之狀也

文曰我與穉季幸

同土壤素無睚眦

師古曰睚音涯眦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眦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

顧受將命分當相直

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過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

值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

禍耳

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

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

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

○宋祁曰浙本無尹字

三歲京師稱

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

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

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

太后俱事元帝有卻

師古曰以當熊事慙而嫉之

傳太后使有司考

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

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舐以揚我

惡

師古曰撻舐謂挑發之也撻音它歷反舐音決批音它聊反○宋祁曰撻字正文注文當作謫

我當

坐之上廼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

黨比周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

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

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

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

臣

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

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

一辭

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

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讎

介

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

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

譖

師古曰蒙被也

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

奏天子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以實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

大司空

○劉敞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

司隸竇奏故尚書僕射

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竇懷邪

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益國之賊也傳不

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其免竇為庶人哀

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竇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

迎中山王平帝立竇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

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

經典兩不相損

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

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

每有一事羣臣同聲

師古曰言雷同附妄說福祥

得無非其美者

師古

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

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

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

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

師古曰就問之也

寶對曰年

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

師古曰諄惑也眊與老同自言老老心志

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詩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

寶坐免終於家建

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

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

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永躡

故事也

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

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

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其後上竟立定陶

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

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

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蘇林曰用度

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養音弋

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

向反

民力共浮費

師古曰共讀曰供

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

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

師古曰顓與專同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

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

○宋祁曰私僻當作辟

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

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共讀曰供

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

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

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

臣請

收還武庫上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

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

平直

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

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

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

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

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

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

蘇林曰露奏也

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

理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

以隆前有安國之言

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

左遷為沛郡都尉

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

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
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
史丁元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
丁元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河內太守
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

師古曰平輿汝

南之縣也

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

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

應劭

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
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

而侍中王林卿通輕

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

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

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謂林卿曰冢

間單外君宜以時歸

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

林卿曰諾先是

林卿殺婢壻埋冢舍

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

並具知

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

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

○宋祁曰傳越本作侍

林卿素驕慙於賓

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

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

林卿既

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

師古曰諸官曹

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並

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

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

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

身

變服從問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

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

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

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

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

吏

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誨以為實死

師古曰謹誨衆議也謹音

許元反

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

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

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

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

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

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

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

師古曰僵偃也仆顛也僵音薑仆音赴

詡至拜

為美俗使者

大頰曰宣美風俗使者

是時頰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第威為郡掾減千金

師古曰減謂致罪之減也

並為

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

如淳曰減死罪

等一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

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

漁食閭里

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

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

從橫郡中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

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

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

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不得不治
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
關廼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
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
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

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師古曰先為遺令也

曰告子恢吾

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

者布帛曰

葬為小槨亶容下棺

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

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

恢如父

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

無以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司也

若采

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

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

德者為

以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

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母

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元共奏馮

孫寶橈於定陵

師古

太后事是為汙曲也汙音一胡反

曰橈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穉季也橈音女教反

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

尹翁歸云

前漢書卷七十七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蓋寬饒傳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注文穎如淳云
云○許應元曰文說非也蓋上謁辭闕庭耳尚書主
通章奏故得責問衛尉若今報單是也上奏辭即上
謁辭也往時不辭辭自寬饒始故自是衛尉不敢私
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
說亦非

鄭崇傳因持詔書案起注師古曰案者即寫詔之文○

胡三省曰按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

臣召南

按胡解是案即几案故

曰持詔書案起

孫寶傳廼制詔丞相大司空○通鑑考異曰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傳商以建平二年二月封而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傳誤何並傳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注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按婢壻當是使女所嫁之夫如師

古注本文應云殺婢私夫而林卿罪亦不重矣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三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

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鄴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脣結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叙論

後人馬所取信不徒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然之事斷可識矣

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

如淳曰令郡國

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

復事同學博士白

奇

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

之喪服也

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

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

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

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山客反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句句光聞

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宋祁曰注文通字疑是遍

字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

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

白屋之意

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

賤人所居蓋音合○宋祁曰吐握字疑是捉字

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

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

之以射策甲科為郎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

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

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署小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

仲

翁出入從倉頭廬兒

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宋祁曰貢禹傳當是

鮑宣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

甚有尊寵也○宋祁曰注

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

關為

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違牾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

望之曰

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

御史大夫魏相

○宋祁曰浙本無及字

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

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

書

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爾

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

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

師古曰問讀曰問

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

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

師古曰畸音居宜反

無有所諱望之對以

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師古曰鄉讀曰嚮亡讀曰無

今陛下以

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

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

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宋

祁曰一本作躬親浙本無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

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

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

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

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劉奉世

曰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劉敞說同次

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

之

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

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

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

師古曰寢漸也

是時選博士諫大

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

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

姓恐德化之不究

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

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

達士則不聞善

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

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

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

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

其庶幾乎

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宋祁曰乎一作矣

外郡不治豈足憂

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

材任宰相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

以病而移居

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

更治民以考功

師古曰更猶經厯也音工衡反

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

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望之即視

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

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

辟之處買亡所得

師古曰辟讀曰僻

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

師古

曰度音徒各反

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

○宋祁曰浙本改財作賊

殺人及犯

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

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

西以北安定以西

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

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

師古曰函與含同也○宋祁曰注末

也當刪

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

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

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

○宋祁曰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

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滅武仲之智

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

政教壹傾雖有周召

之佐恐不能復

師古曰召讀曰邵復扶目反

古者滅於民不足則取

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

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

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

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

私雨于具反○宋祁曰注文于字上當有音字

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

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

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

古之道

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

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

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

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

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

賦而軍用給今羗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

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

也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

其法可蠲除

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

今因此令贖其便

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師古曰呂侯為周穆

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

有金選之品

應劭曰選音刷金銖

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鍤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

赦其罰百錢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劓辟疑赦其罰倍差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大辟疑赦其罰千錢是其品也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故備卓衣二十餘年

如淳曰雖有五

時服至朝皆著卓衣

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

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

困乎

○宋祁曰大字上疑有不字

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

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故幸得

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

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

不贍

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

故金布令甲曰

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

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

邊郡數被兵離饑寒

師古曰離

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遭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自此

以上令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

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

施設○宋祁曰注文疑有之字

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

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資

師古曰資音土得反

至為盜賊

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至攻城邑

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

擊之

師古曰軍興之法也○宋祁曰浙本無興字劉攽曰當云以軍興兵擊之

誅者過半然

後袁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

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羗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

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

師古曰昆彌烏孫之

王號也翁歸靡其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

蘇林

曰宗室女也

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

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

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
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
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
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
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
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
此天子從其議微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

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

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

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

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

音悌○劉奉世曰漢興匈奴嘗約為兄弟此弟直自謂為弟耳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

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

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

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

正月也

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

等是其意毀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

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

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

望之免冠置對

天子繇是不說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

後丞相司直繇延壽

師古

曰繇音婆

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

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

蘇林曰伏地而言也

而謂御史曰良

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

庭中差居丞相

○宋祁曰南本庭作廷下同

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

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

師古曰不為前

後之

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

服虔曰寧能與

吾父同年邪○劉攽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邪不足敬也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為我之父輕之之辭

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

陵護視家事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

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少史冠法冠為妻先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

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又使賣買私

所附益凡十萬三千

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

也之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

師古曰本朝所仰

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

師古曰攘古讓字

受所監減二百

五十以上

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請

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過丞

相亡禮廉聲不聞教慢不遜

師古曰教讀曰傲

亡以扶政帥先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

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

師古曰使

者即謂揚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

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

師古曰讐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

望之

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

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

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

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

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

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

也發行也

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

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

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外

陛下聖德充塞天

地

師古曰充實也塞滿也

光被四表

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

匈奴單于鄉風

慕化奉珍朝賀

師古曰鄉讀曰嚮

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

諸侯王位次在下

○宋祁曰如疑作加

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

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

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師古

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音火庚反書曰

戎狄荒服

師古曰逸書也

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

卒有烏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

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

不來非叛臣

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

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

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引外屬侍中

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

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

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

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

道上以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

讀白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

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

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

顯又時傾仄見詘

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

見詘於天子也反古側字

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

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

義

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

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

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

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

士人於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

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

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

師古曰視讀曰示以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朋所奏之章示堪也

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

師古曰周

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庶正寡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蓋勇士也召讀曰邵至乎耳

順之年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六十而耳順

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

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人也

師古曰國

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

召乃留乎

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

撫讀曰模其字從木

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

應劭曰下走僕

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奔國而耕於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臯澤之中也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美

疇田曰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

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

丈人以杖荷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馬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俟古俟字也俟待也沒齒終身也蓀草器也音徒釣反

如將軍昭然

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

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

為高行也蹊徑
謂道也音奚

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

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

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刃旁也音五各反

奉萬

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

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

朋數稱

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

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

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

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胞急也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

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

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

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

師古曰華音胡化反

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嬌

等待詔

師古曰嬌音巨遙反字或作僑

以行汙濊不進

師古曰濊與穢同

欲入

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

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

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

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

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

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

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

○宋祁曰

令出視事疑作今出視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

恭顯因使高

○宋祁曰恭顯因使高疑作恭顯乃

因史

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

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

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

師古曰言不能

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

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

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

術厥功茂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

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

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

師古

音級

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

師古曰言

望之自有罪非人

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

讒譖而訴之也

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

白望之

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

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

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

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

非頗詘望

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

服虔曰上非不也

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

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

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宋祁曰越本車作軍字

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

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

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

師古曰叩讀曰仰

吾嘗備位將

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

曰游

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

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

師古曰趣讀曰促

竟

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

哀慟左右

師古曰慟動也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

師古曰詳審也

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

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

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而育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

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

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

而漆令郭舜殿

見責問

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殿音登見反

育為之請扶風怒曰

君課第六裁自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

何暇欲為左右言

師古曰左

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

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

如淳曰賤

曹決曹皆後曹

當以職事對

師古曰忿其為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宋祁曰注文忿字越本

作怒

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

何詣曹也

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

遂趨出

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

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
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
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

辜

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彊字

育為右扶風

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

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

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

也○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

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

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
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
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

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

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

○宋祁曰公字當作禹字

故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

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

○宋祁曰餘字下當添為字

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

入王氏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

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

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
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
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
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
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宋祁曰會病不及
當云會病行遲不及賓贊注文贊導九賓之
事當云贊導九賓之禮也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
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傳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

曰間隙也

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

師古

曰圖謀也

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身為

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前漢書卷七十八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蕭望之傳高者請丞相御史注○劉奉世曰誤斷其文
○胡三省曰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中二
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顏誤斷也
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胡三省曰功臣表及霍
光傳皆作都成侯此傳作成都侯誤

蕭望之子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臣召南按名

父子與王吉傳賢父子同猶云名父之子也

蕭育杜陵男子注云云○凌穉隆曰是不甘辱之意師
古注恐未必然臣召南按男子猶言大丈夫言我不
以官爵介意

以鄠名賊梁子政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名賊猶言
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四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

師古曰潞音路

徙杜陵其先馮亭

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

郎反○宋祁曰注文經行疑當刪行字

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

趙

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

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

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

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

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帥其義兩通

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

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

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

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

法

○宋祁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

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

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

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

師古曰苦謂屈辱之

是時烏孫

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

漢方

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

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

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

置屯田吏士也

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

王萬年

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音素和反○宋祁曰宋字疑是宗字

并殺漢使

者奚克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

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

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師古曰鄯音善

都護鄭吉校尉

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

亟擊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

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

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

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

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

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劉攽曰此

馬名曰象龍也

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下議封奉世

師古曰下其事令議之

丞

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

之可也

師古曰顯與專同

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

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

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

而擅矯制違

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

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

師古曰比比必寐反○宋祁曰注文比字下疑有音字

爭逐

發兵要功萬里之外

師古曰逐競也

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

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水衡都尉

○宋祁曰善望之議字下疑有竟不封三字

元帝即位為執金吾

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

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

師古曰酋音才由反

奉世輒持節

將兵追擊

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

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

勲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所廡反又音先廡反姐音

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

詔召丞相韋玄成

○宋祁曰注文多字下當有音字

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

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

師古曰比頻也登成也

京師穀石

二百餘

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饑饉朝廷

○宋祁曰庭當作廷

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

莫有對者

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

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

師古

曰竟讀曰境

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

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

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宋祁曰注文暴字下疑有

謂暴

往者數不料敵

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

輶

如淳曰輶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輶車而餉者而隴反○宋祁曰注文而隴字疑是如腫字則曠日

曠日

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

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

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利灼曰犀利也師古曰晉說是

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

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

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

師古曰耗

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

師古曰簡謂選揀○宋祁曰注文揀字疑是練字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

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

今以萬

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

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

師古曰和

應也音胡卧反

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

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

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

與一

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

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

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宋祁曰萬二千人浙江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上疑有為字

典屬

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
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
軍屯首陽西極上

如淳曰西極山名

前軍到降同阪

師古曰阪平坡也降

同者阪名也阪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陂音普何反○宋祁曰注文府字上當有音字

先遣校尉在

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
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
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
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

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

○宋祁曰須字下有當有復字

因陳轉輸

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

曰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

甚苦

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

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

之道也

○宋祁曰徐鍇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去

今乃有畔敵之名

如淳曰不敢當

敵攻戰為畔敵也

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

師古曰言未嘗當羌

虜不測其形便

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

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之

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

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

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

發近所騎日夜詣

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也

非為

擊也

師古曰助其守

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攸飛穀者

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噤種

劉德曰噤音辱羌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弩者也穀音工丘

反索音力追反噤音乃穀反○劉奉世曰呼速索則呼

邀累單于所將五萬眾來降者也噤者匈奴傳所謂西

噤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眾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羌

方急遣

師古曰言令速至軍所也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

○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

策不豫定

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

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

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

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師古曰須

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

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

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

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

未進聞羌

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

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

艾讀曰又

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

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

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

師古曰置謂置驛之

也所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

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

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

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

名次趙克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

○宋祁曰後疑作侯

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

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

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

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

左將軍奉世

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

師古曰城

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

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

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

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

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宋祁曰師古誤注遂事可駁

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

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

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

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

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

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

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

常則節趨不立

師古曰趨讀曰趨謂意所嚮

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

錯手足

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

師古曰圖難謀

除國難也信讀曰仲

威功白著為世使表

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也

獨抑

厭而不揚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

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

四人長女媛以選克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

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

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

奉

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

王遂立參至大官

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
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

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

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

王部督郵掾殺初趙都

師古曰都殺初人而為掾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初音許

羽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

師古曰不首吏謂不

伏從收捕也

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

○宋祁曰並字下當更有

並字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

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

選第中二千石

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

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

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

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

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

下第而用譚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

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

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

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

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

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

師古曰圖謀慮思也○宋祁曰注文謀字下當添也

字

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

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

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

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灾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

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

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

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

師古曰風

讀曰

賜告養病而私自便

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

持虎符出界歸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

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

長安謁

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不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

分別予賜

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

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

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

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

夫三最予

告令也

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

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

則得詔恩則不得

○宋祁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恩不得浙本南本云令告則得詔恩不得

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

亡著令

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

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

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

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

知也

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

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

之法

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

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

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

家子座嗣爵

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畧在溝洫志

○宋祁曰在字上當有語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

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

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

音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

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涇病痺師古曰東

海土地下涇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天子聞之徙立為

反○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

太原太守更歷五郡

師古曰更音工行反

所居有迹年老卒官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

師古曰恂恂謹信之

貌音苟

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

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

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

以

數病徙為寢中郎

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

有詔勿事

張晏曰不與勞役執事優

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

○陽朔中中山王來朝

宋祁曰注文優之當作擾之也

參擢為上河農都尉

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

病免官復為

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起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

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

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

師古曰見廢謂不得

為漢嗣也○宋祁曰以字上疑有上字

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

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

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

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

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

之

師古曰王氏五侯也

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

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

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

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

有所宗

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

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

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參性好禮儀終

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

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

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

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
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
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廡也言有

密靜之德審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廡隅

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

師古

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宋祁曰注中鞠躬當云鞠躬曲躬也

可謂淑人

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

師古曰卒終也

哀哉讒邪交亂

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

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

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宋祁曰注文重字當作愛字

孟子宮刑

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申生雉經

師古曰國語云

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

屈原赴湘

師古曰楚辭漁

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

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

師古曰小

汨流葬於江魚腹中也

放太子宜曰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

離遭也騷憂也遭

憂而作辭

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師古曰即小弁馮

弁音盤

參姊弟亦云悲矣

之詩也隕墜也

前漢書卷七十九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馮奉世傳至伊修城注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云云

○ 臣召南

按伊修城當作伊循城各本俱誤西域傳

鄯善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漢置都尉所謂伊循
田官也通鑑亦作伊循知宋時漢書本尚不誤後來
刊本訛循作修耳顏注亦然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首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

臣召南

按昭帝應是宣帝之訛昭帝時奉世名尚未

著安得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尚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文義似衍人字

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地理志狄道白石山在東狄道隴西郡治也

馮奉世子野王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即公卿表所云繁延壽也此文作李此人有二姓

馮奉世子參參擢為上河農都尉注師古曰上河在西

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

臣名南

按地理志西河郡

有富昌縣無富平縣且富昌縣下亦不云農都尉治
又顏注叙傳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二注自
相矛盾按地理志富平有二一屬平原郡故名厭次
宣帝時更名也一屬北地郡有北部都尉渾懷都尉
亦不云農都尉治也惟張掖郡番和縣有農都尉治
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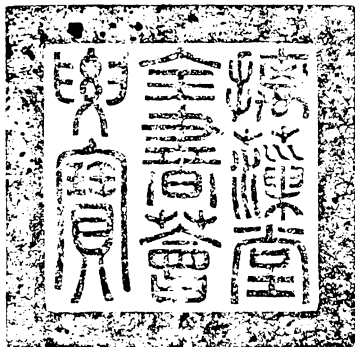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謹案卷七十七第二十一頁前六行平輿汝南之縣也刊本輿訛陵据地理志改

卷七十八第四頁前一行顏說非也刊本脫說字
今增入

卷七十九第十三頁後一行年老卒官刊本官字
下衍衡字今刪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昀